四庫全書薈要

乾隆御览本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文忠集卷四十六至四十八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文忠集卷四十六

宋 歐陽修 撰

居士集第四十六

上書一首

準詔言事上書一作上封事

月日臣修謹昧死再拜上書于皇帝陛下臣近準詔書許臣上書一作許以封章言事臣學識愚淺一作昧不能廣引深遠以明治亂之原謹採當今急務條為三弊五事以應

詔書所求伏惟陛下裁擇臣聞自古王者之治天下雖有憂勤之心而不知致治之要則心愈勞而事愈乖雖有納諫之明而無力行之果斷則言愈多而聽愈惑故為人君者以細務而責人專大事而獨斷此致治之要術〈一無此字〉也納一言而可用雖衆說〈一作議〉不得以沮〈一作汨〉之此力行之果斷也知此二者天下無難治矣〈一本治作致理〉伏見國家自大兵一動中外〈一作天下〉騷然陛下思社稷之安危念兵民之疲〈一作困〉敝四五年來聖心憂勞〈一作勤〉可

謂至矣然而兵日益老賊日益強併九州之力討一作平一西戎小者尚無一人敢前今又北戎大者違盟而動一作安作其將何以禦之從來所患者夷狄今夷狄叛矣所惡者盜賊今盜賊起矣所憂者水旱今水旱作矣所賴一作仰者民力今民力困矣所須一作急者財用今財用之矣陛下之心日憂於一日天下之勢歲危於一歲此臣所謂用心雖勞不知求致治之要者也近年朝廷開發一作雖廣言路獻計之士不下數千然而事緒轉多枝梧不

暇從前所採衆議紛紜至於臨事誰策可用此臣所謂聽言雖多不如力行之果斷者也伏思聖心所甚憂而當今所尚一作最闕者不過曰無兵也無將也無財用也無禦戎之策也無可任之臣也此五者陛下憂其未有而臣謂今皆有之然陛下未得而用者未思其術也國家創業之初四方割據中國地狹兵民不多然尚能南取荆楚收偽唐定閩嶺西平兩蜀東下幷潞北窺幽燕當時所用兵財將吏其數幾何惟善用之故不覺其少

何況（一作豈如）今日承百年祖宗之業盡有天下之富強人衆物盛十倍國初故臣敢言有兵有將有財用有禦戎之策有可任（一有用字）之臣然陛下皆不得而用者其故何哉由朝廷有三大弊故也何謂三（一有大字）弊一曰不慎號令二曰不明賞罰三曰不責功實此三弊因循於上則萬物弛慢廢壞於下臣聞號令者天子之威也賞罰者天子之權也若號令（一有煩而二字）不信賞罰（一有行而二字）不當則天下不服故又須責臣下以功實然後號令不虛出而

賞罰不濫行是以慎號令明賞罰責功實此三者帝王之竒術也自古人君英雄如漢武帝聰明如唐太宗皆知用一作皆能知此三術而自執威權之柄故一有二帝二字所求無不得所欲皆如意漢武好用兵則誅滅四夷立功萬里以快其心欲求將則有衛霍之材以供其指使欲得賢士則有公孫董汲之徒以稱其意唐太宗好用兵則誅突厥服遼東威振夷狄以逞其志欲求將則有李靖李勣之徒一作傳入其駕馭欲得賢士則有房杜之徒

一作輩在其左右此二帝者一有凡有所為後世莫及八字可謂所求無不得所欲皆如意無他術也惟能自執威權之柄耳伏惟陛下以聖明之姿超出一作越二帝又盡有漢唐之天下然而欲禦邊則常患無兵欲破賊則常患無將欲贍軍則常患無財用欲威服四夷則常患無策欲任使賢材則常患無人是所求皆不得所欲皆不如意其故無他由不用威權之術也自古帝王或為強臣所制或為小人所惑則威權不得出於已今朝無強臣之患旁無

小人偏任之溺一作又無小人獨任之惑內外臣庶尊陛下如天愛陛下如父傾耳延首願一有聽字陛下之所為然何所憚而不為乎一作何憚而久不為哉若一日赫然執一作奮威權以臨之則一作可使萬事皆辨何患五者之無奈何為三弊之因循一事之不集臣請言三弊夫言多變則一有俗字不信令頻改則一有下字難從一作入今出令之初不加詳審行之未久尋又更張以不信之言行難從之令故每有處置之事州縣一作天下知朝廷未是一定之命則官吏或一作咸相謂

曰且未要可一作行不久必須更改或曰備禮行下略與應破指揮旦夕之間果然又變至於將官一作吏更易道路疲於送迎符文一作牒縱横上下莫能遵守稟一作中外臣庶一作官吏軍民或聞而歎息或聞而竊笑歎息者有憂天下之心竊笑者有輕朝廷之意號令如此欲威天下其可得乎此不慎號令之弊一有字也用人之術不過賞罰一作古今用人之法不過賞罰而已用人一作人君然賞及無功則恩不足勸罰失有罪則威無所懼雖有人不可用矣一作也太祖時一作

臣嘗聞太祖皇帝時王全斌破蜀而歸功不細矣犯法一貶十年不問是時方討江南故黜全斌與諸將立法一有及江南已下乃復其官九字太祖神武英斷所以能平定天下者其賞罰之法一作分明皆如此也昨一作自關西用兵四五年矣一有賞罰之際是非莫分八字大將以無功罷者依舊居官軍中見無功者不妨得好官則諸將誰肯立功矣裨將畏懦逗留者皆當斬罪或暫貶而尋遷或不貶而依舊軍中見有罪者不誅則諸將誰肯用命矣所謂賞不足勸威一作罰無所懼

賞罰如此而欲用人其可得乎此不明賞罰之弊一有二字也自兵動以來處置之事不少然多有名而無實臣請略言其一二則其他可知數年以來點兵不絕諸路之民半為兵矣其間老弱病患短小怯懦者不可勝數一有兵額空多所用者少八字是有點兵之虛名而無得兵之實數一作敗也新集之兵所在教習追呼上下民不安居主教者非將領之材所教者無旗鼓之節一作法往來州縣愁一作怨嘆嗷嗷既多是老病小怯一作弱小懦之人又無訓齊精練

之法一作術此有教兵之虛名而無訓兵之實藝一作效也諸路州軍分造器械一作諸州所造器械數不少矣工作之際已勞民力輦運般送又苦道塗一作路然而鐵刃不剛一作鋼筋膠不固長短大小多不中度造作之所但務充數而速了不計所用之不堪經歷官司又無檢責此有器械之虛名而無器械之實用也以草草一作無實之法教老一作小怯之兵執鈍折不堪之器械百戰百敗理在不疑臨事而悟何可及乎故事無大小悉皆鹵莽則不責功實之弊

一有三字也臣故曰三弊因循於上則萬事弛慢廢壞於下萬事不可盡言臣請一有直字言一有其字大者五事其一曰兵臣聞攻人以謀不以力用兵鬭智不鬭多前代用兵之人多者常敗少者常勝漢王尋等以百萬之兵遇光武九千人而敗是多者敗而少者勝也苻堅以百萬之兵遇東晉二三萬人而敗是多者敗而少者勝也曹操以三十萬青州兵大敗於呂布退而歸許復以二萬人破袁紹十四五萬一作四十萬人是用兵多則敗少則勝之明驗

也況於夷狄尤難以力爭只可以計取李靖破突厥於定襄只用三千人其後破頡利於陰山亦不過一萬（一作萬人下有其他以三五千人或功塞外者不可悉數十六字）蓋兵不在多能以計取（一作能用計）爾故善用兵者以少（一有而字）為多不善用者雖多而愈少也（一無此字）為今計者（一作臣謂方今）添兵則耗國減兵則破賊今沿邊之兵不下七八十萬可謂多矣然訓練不精又有老弱虛數則十人不當一人是七八十萬之兵不當七八萬人之用加又（一作之）軍無統制分散支離分

多為寡兵法所忌此所謂不善用兵者雖多而愈少故常戰而常敗也臣願陛下赫然奮威勅勵諸將精加訓練去其老弱七八十萬中可得（一有四字）五十萬數古人用兵以一當百今既未能但得以一當十則五十萬精兵（二字一作數）可當五百萬兵之用此所謂善用兵者以少而為多古人所以少而常勝者以此也今不思實効但務添多耗國耗民積以年歲（一作遷延日月）賊雖不至天下已困矣此一事也其二曰將臣又聞古語曰將相無種故或

出於奴僕或出於軍卒（一作或出於士或出於卒伍或出於奴僕）或出於盜賊惟能不次而用之乃為名將耳國家求將之意雖勞（一作切）選將之路太狹今詔近臣舉將而限以資品則英豪之士在下位者不可得矣試將材者限以弓馬一夫之勇則智略萬人之敵皆遺之矣山林奇傑之士名而至者以其貧賤而薄之不過與一主簿借職使其（一作之）怏怏而去則古之屠釣飯牛之傑皆激怒而失之矣至於無人可用則寧用龍鍾跛躄庸懦暗劣之徒皆（一有委之）

(要地四字)授之兵柄天下三尺童子皆為朝廷危之前日澶淵之卒幾為國家生事此可見也議者不知取將之無術但云當今之無將臣願陛下革去舊弊奮然精求有賢豪之士不須限以下位有智略之人不必試以弓馬有山林之傑不可薄其貧賤惟陛下能以非常之禮待人人臣亦將以非常之効報國(一作為報又下有又何患於無將哉一句)此二事也其三曰財用臣又聞善治病者必醫其受病之處善救弊者必尋(一作塞)其起弊之源今天下財用困乏

其弊安在起於用兵（一作兵興）而費大故也漢武好窮兵用盡累世之財當時勒兵單于臺不過十八萬（一作十萬人）尚能困其（一無其字）國力況未若（一無二字）今日七八十萬連四五年而不罷（一作解）所以罄天地之所生竭萬民之膏血而用不足也今雖有智者物不能增而計無所出矣惟有減冗卒之虛費練精兵而速戰功成兵罷自然足矣今兵有可減之理（一有而字）無人敢當其事賊有速擊之便（一有而字）無將（一作人）敢奮其勇後時敗事徒耗國而耗民（一有惟陛

下以威權暫責之乃有朗耳二句此三事也其四曰禦戎之策臣又聞兵法曰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北方與朝廷通好僅四十年不敢妄動今一旦發其狂謀者其意何在蓋見中國頻為元昊所敗故敢啟其貪心伺隙而動爾今若勅勵諸將選兵秣馬疾入西界但能痛敗昊賊一陣則吾軍威大振而虜計沮矣此所謂上兵伐謀者也今詞一作論事者皆知北朝與西賊通謀欲併二國之力窺我河北陝西一有若使二虜並寇則難以力支十一字今若我能先擊敗其一國則

其勢減半不能獨舉此兵法所謂伐交者也元昊地狹賊兵不多向來攻我傳聞北朝常有助兵今若彼中自有點集之謀而元昊驟然被擊必求助於北朝使其分兵助昊則可牽其南寇之力若不助昊則二國有隙自相疑貳此亦伐交之策也假令二國剋期分路來寇我能先期大舉則元昊倉皇自救不暇豈能與北朝相為表裏是破其素定之約乖其剋日之期此兵法所謂親而離之者亦伐交之策也元昊叛逆以來幸而屢勝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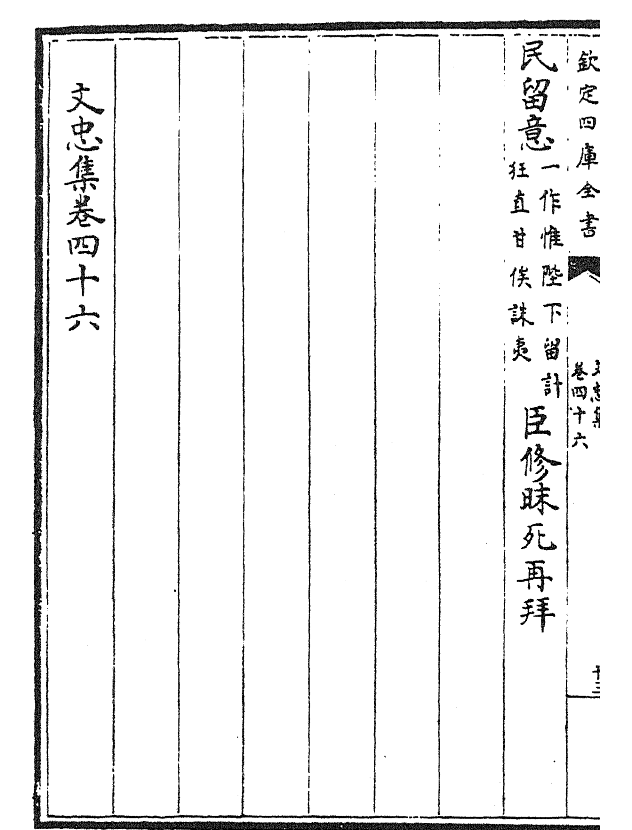
有輕視諸將之心今又見朝廷北憂戎兵方經營於河朔必謂我師不能西出今乘其驕怠正是疾驅急擊之時此兵法所謂出其不意者此一無此字取勝之上策也前年西將有請出攻者當時賊氣力一無力字方盛我兵未練朝廷尚許其出師況今元昊有可攻之勢此不可失之時彼方幸吾憂河北而不虞我能西征出其不意此可攻之勢也自四路分帥今已半年訓練恩信兵已可用故近日屢奏小捷是我師漸振賊氣漸衂此可攻之勢

也苟失此時而使二虜先來則吾無策矣臣願陛下有一不以臣言為狂容七字詔執事之臣熟一作詔四路之帥恊議而行之此四事也其五曰可任之臣臣又聞仲尼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況今文武列職一作文武常選之官盈於朝廷徧於天下其間豈無材智之臣而陛下總治萬機之大既不暇盡識其人故不能躬自進賢而退不肖執政大臣動拘舊例又不敢進賢而退不肖審官吏部三班之職但掌文簿差除而已又不敢越次進賢而退不肖是上自天子下至有

司無一人得進賢而退不肖者所以賢愚混雜僥倖相容三載一遷更無旌別平居無事惟患太多而差遣一作除不行一旦臨事要人常患乏人使用自古任官之法無如今日之繆也今議者或謂一有以字舉主轉官為進賢犯罪黜責為退不肖此不知其弊之深也大凡善惡之人各以類聚故守廉慎者各舉清幹之人一無上十字有贓汙者各舉貪濁之人好徇私者各舉請一作好財利者各舉誅求之人性庸暗者各舉不材之人一有守廉節者乃舉公幹之人十字朝廷

不問是非但見舉主數足便與改官則清（一作公）幹者進矣貪濁者亦進矣請（一作詠）求者亦進矣不材者亦進矣混淆如此便可為進賢之法乎方今黜責官吏豈有澄清糾舉之術哉惟犯贓之人因民論訴者乃能黜之耳夫能舞弄文法而求財賂者亦強黠之吏政事必由己出故雖誅剝豪民尚或不及貧弱至於不材之人不能主事衆胥羣吏共為姦欺則民無貧富一一受弊以此而言則贓吏與不材之人為害等耳今贓吏因自敗者

乃加黜責十不去其一二至於不材之人上下共知而不問寬緩容姦其弊如此便可為退不肖之法乎賢不肖既無別則宜乎設官雖多而無人可用也臣願陛下明賞罰責功實則材一有不材二字皆列於陛下之前矣臣故曰五者皆有然陛下不得而用者為有弊也三弊五事臣既已詳言之矣惟陛下擇之天下之務不過此也方今天文變於上地理逆於下人心怨於內四夷攻於外事勢如此矣非是陛下遲疑寬緩之時惟願為社稷生



民留意一作惟陛下留計狂直甘俟誅夷臣修昧死再拜

文忠集卷四十六

文忠集卷四十七

宋 歐陽修 撰

居士集第四十七

書八首

答陜西安撫使范龍圖辭辟命書

修頓首再拜啓急脚一作步至得七月十九日華州所發書伏審即日尊體動止萬福一有卑情不任欣慰之至八字戎狄侵邊自古常事邊吏無狀至煩大賢伏惟執事忠義之節信

於天下天下之士得一識面者退誇於人以為榮耀至於游談布衣之賤往往竊託門下之名矧今以大謀小以順取逆濟以明哲之才有必成功之勢則士之好功名者於此為時孰不願出所長少助萬一得託附以成其名哉況閩狂虜猖蹶屢有斥指之詞加之輕侮購募之辱至於執戮將吏殺害邊民凡此數事在於修輩尤為憤恥每一思之中夜三起不幸脩無所能徒以少喜文字過為世俗見許此豈足以當大君子之舉哉若夫

參決軍謀經畫財利料敵制勝在於幕府苟不乏人則軍書奏記一有之二拙三字一末事耳有不待修而堪者矣由此始敢以親為辭況今世人所謂四六者非修所好少為進士時不免作之自及第遂棄不復作在西京佐三相幕府於職當作亦不為作此師魯所見今廢已久懼無好辭以辱嘉命此一端也一本此下云某雖儒生不知兵事竊惟兵法有勇有怯必較彼我之利否事之如何要在成功不限遲速某近至京師屢於諸公間畧聞緒言攻守之計此實當時之宜非深思遠見者孰能至此頗不為浮議所移伏見自至關西辟士甚衆古

人所與成事者必有國士共之非惟在上者以知人為難士雖貧賤以身許人固亦未易欲其盡死必深相知知之不盡士不為用今奇怪豪儁之士往往蒙見收擢顧用之如何爾（一有此在明哲豈須献書）然尚（一作但）慮山林草莽有挺特知義慷慨自重之士未得出於門下也宜少（一作亦宜）思焉若修者恨無他才以當長者之用非敢効庸人苟且樂安佚也（一本此下云伏蒙示書夏公又以見舉其孤賤素未嘗登其門非執事過見褒稱何以及此媿畏然某已以親老為辭更無可往之理惟）幸察（一有焉字）

答李詡第一書

修白人至辱書及性詮三篇曰以質其果是（一有非字）夫自信篤者無所待於人有質於人者自疑者也今吾子自謂夫子與孟荀揚韓復生不能奪吾言其可謂自信不疑者矣而返以質於修使修有過於夫子者乃可為（一作與）吾子辯況修未及孟荀揚韓之一二也修非知道者好學而未至者也世無師久矣尚賴朋友切磋之益茍不自滿而中止庶幾終身而有成固常樂與學者論議

往來非敢以益於人益求益於人者也況如吾子之文章論議豈易得哉固樂為（一作與）吾子辯也苟尚有所疑敢不盡其所學以告既吾子之自信如是雖夫子不能奪使修何所說焉人還索書未知所答慚惕慚惕修再拜

答李詡第二書

修白前辱示書及性詮三篇見吾子好學善辯而文能盡其意之詳今世之言性者多矣有所不及也故思與

吾子卒其說修患世之學者多言性故常為説曰夫性非學者之所急而聖人之所罕言也易六十四卦不言性其言者動静得失吉凶之常理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不言性其言者善惡是非之實録也詩三百五篇不言性其言者政教興衰之美刺也書五十九篇不言性其言者堯舜三代之治亂也禮樂之書雖不完而雜出於諸儒之記然其大要治國修身之法也六經之所載皆人事之切於世者是以言之甚詳至於性也百不一

二言之或因言而及焉非為性而言也故雖言而不究予之所謂不言者非謂絕而無言蓋其言者鮮而又不主於性而言也論語所載七十二子之問於孔子者問孝問忠問仁義問禮樂問修身問為政問朋友問鬼神者有矣未嘗有問性者孔子之告其弟子者凡數千言其及於性者一言而已予故曰非學者之所急而聖人之罕言也書曰習與性成語曰性相近習相遠者戒人慎所習而言也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者明

性無常必有以率之也樂記亦曰感物而動性之欲者明物之感人無不至也然終不言性果善果惡但戒人慎所習與所感而勤其所以率之者爾予故曰因言以及之而不究也修少好學知學之難凡所謂六經之所載七十二子之所問者學之終身有不能達者矣於其所達行之終身有不能至者矣以予之汲汲於此而不暇乎其他因以知七十二子亦以是汲汲而不暇也又以知聖人所以教人垂世亦皇皇而不暇也今之學者

於古聖賢所皇皇汲汲者學之行之或未至其一二而好為性說以窮聖賢之所罕言而不究者執後儒之偏說事無用之空言(一作文)此予之所不暇也或有(一作者)問曰性果不足學乎予曰性者與身俱生而人之所皆有也為君子者修身治人而已性之善惡不必究也使性果善耶身不可以不修人不可以不治使性果惡耶身不可以不修人不可以不治不修其身雖君子而為小人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是也能修其身雖小人而為君

子書曰惟狂克念作聖是也治道備人斯為善矣書曰黎民於變時雍是也治道失人斯為惡矣書曰殷頑民又曰舊染汙俗是也故為君子者以修身治人為急而不窮性以為言夫七十二子之不問六經之不主言或雖言而不究豈略之哉蓋有意也或又問曰然則三子言性過歟曰不過也其不同何也曰始異而終同也使孟子曰人性善矣遂怠而不教則是過也使荀子曰人性惡矣遂棄而不教則是過也使揚子曰人性混矣遂

肆而不敎則是過也然三子者或身奔走諸侯以行其道或著書累千萬言以告于後世未嘗不區區以仁義禮樂為急蓋其意以謂善者一日不敎則失而入于惡惡者勤而敎之則可使至于善混者驅而率之則可使去惡而就善也其說與書之習與性成語之性近習遠中庸之有以率之樂記之慎物所感皆合夫三子者推其言則殊察其用心則一故子以為推一無此字其言不過始異而終同也凡論三子者以予言而一之則訛譊者

可以息矣子之所說如此吾子其擇焉

與荊南樂秀才

修頓首白秀才足下前者舟行往來屢辱見過又辱以所業一編先之啟事及門而贄田秀才西來辱書其後予家奴自府還縣比又辱書僕有罪之人人所共棄而足下見禮如此何以當之當之未暇答宜遂絕而再辱書再而未答宜絕而又辱之何其勤之甚也如修者天下窮賤之人爾安能使足下之切切如是邪蓋足下力

學好問急於自為謀而然也然蒙索僕所為文字者此似有所過聽也僕少從進士舉於有司學為詩賦以備程試凡三舉而得第與士君子相識者多故往往能道僕名字而又以游從相愛之私或過稱其文字故使足下聞僕虛名而欲見其所為者由此也僕少孤貧貪祿仕以養親不暇就師窮經以學聖人之遺業而涉獵書史姑隨世俗作所謂時文者皆穿蠹經傳移此儷彼以為浮薄惟恐不悅于時人非有卓然自立之言如古人

者然有司過採屢以先多士及得第已來自以前所為不足以稱有司之舉而當長者之知始大改其為庶幾有立然言出而罪至學成而身辱為彼則獲譽為此則受禍此明効也夫時文雖曰浮巧然其為功亦不易也僕天姿不好而彊為之故比時人之為者尤不工然已足以取禄仕而竊名譽者順時故也先輩少年志盛方欲取榮譽於世則莫若順時天聖中天子下詔書勅學者去浮華其後風俗大變今時之士大夫所為彬彬有

兩漢之風矣先輩往學之非徒足以順時取譽而已如其至之是直齊肩於兩漢之士也若僕者其前所為既不足學其後所為慎不可學是以徘徊不敢出其所為者為此也在易之困曰有言不信謂夫人方困時其言不為人所信也今可謂困矣安足為足下所取信哉辱書既多且切不敢不答幸察

答吳充秀才書

修頓首白先輩吳君足下前辱示書及文三篇發而讀

之浩乎若千萬言之多及少定而視焉纔數百言爾非夫辭豐意雄霈然有不可禦之勢何以至此然猶自患倀倀莫有開之使前者此好學之謙言也修材不足用於時仕不足榮於世其毀譽不足輕重氣力不足動人世之欲假譽以為重借力而後進者奚取於修焉先輩學精文雄其施於時又非待修譽而為重力而後進者也然而惠然見臨（六字一作惠然而見及）若有所責（一作求）得（一無此字）非急於謀道不擇其人而問焉者歟夫學者未始不為

道而至者鮮焉非道之於人遠也學者有所溺焉爾蓋文之為言難工而可喜易悅而自足世之學者往往溺之一有工焉則曰吾學足矣甚者至棄百事不關于心曰吾文士也職於文而已此其所以至之鮮也昔孔子老而歸魯六經之作數年之頃爾然讀易者如無春秋讀書者如無詩（一作讀春秋者如無詩書）何其用功少而至（此字一作自然）於至也聖人之文雖不可及然大抵道勝者（一有於字）文不難而自至也故孟子皇皇不暇著書荀卿蓋亦晚而有

作若子雲仲淹方勉焉以模三字一作强區區力作言語此一無此字有而宏博不及孟荀之雄者十字道未足而强一作勉言者也後之惑者徒見前世之文傳以為學者文而已此句一作又溺其悦也故愈力一無此二字愈勤而愈不至此足下所謂終日不出於軒序一無此足下以下一句不能縱橫高下皆如意者道未一作不足也若道之充焉雖行乎天地一作下入于淵泉無不之也一有何患不至四字先輩一作足下之文浩乎霈然可謂善矣而又志於為道猶自以為未廣若不止焉孟荀可至而不難也

修學道而不至者然幸不甘於所悅而溺於所止因吾子之能不自止又以勵修之少進焉幸甚幸甚修白

上杜中丞論舉官書

具官修謹齋沐拜書中丞執事修前伏見舉南京留守推官石介為主簿近者聞介以上書論赦被罷而臺中因舉他吏代介者主簿於臺職最卑介一賤士也用不用當否未足害政然可惜者中丞之舉動也介為人剛果有氣節力學喜辯是非真好義之士也始執事舉其

材議者咸曰知人之明今聞其罷皆謂赦乃天子已行之令非疏䟦當有說以此罪介曰當罷修獨以為不然然不知介果指何事而言也傳者皆云介之所論謂朱梁劉漢不當求其後裔爾若止此一事則介不為過也然又不知執事以介為是為非也若隨以為非是大不可也且主簿於臺中非言事之官然大抵居臺中者必以正直剛明不畏避為稱職今介足未履臺門之閾而已因言事見罷真可謂正直剛明不畏避矣度介之才

不止為主簿直可任御史也是執事有知人之明而介不負執事之知矣修嘗聞長老說趙中令相太祖皇帝也嘗為其事擇官中令列二臣姓名以進太祖不肯用他日又問復以進又不用他日又問復以進太祖大怒裂其奏擲殿階一作陛上中令色不動插笏帶間徐拾碎紙袖歸中書他日又問則補綴之復以進太祖大悟終用二臣者彼之敢爾者蓋先審知其人之可用然後果而不可易也今執事之舉介也亦先審知其可舉邪是

偶舉之也（一作邪）若知而舉則不可遽止若偶舉之猶宜一請介之所言辯其是非而後已若介雖忤上而言是也當助以辯若其言非也猶宜曰所舉者為主簿爾非言事也待為主簿不任職則可罷請（一作請罷）以此辭焉可也且中丞為天子司直之臣上雖好之其人不肖則當彈而去之上雖惡之其人賢則當舉而申之非謂隨時好惡而高下者也今備位之臣百十邪者正者其糾舉一信於臺臣而執事始舉介曰能朝廷信而將用之及

以為不能則亦曰不能是執事自信猶不果若遂言他事何敢望天子之取信於執事哉故曰主簿雖卑介雖賤士其可惜者中丞之舉動也況今斥介而他舉必亦擇賢而舉也夫賢者固好辯若舉而入臺又有言則又斥而他舉乎如此則必得愚闇懦默者而後止也伏惟執事如欲舉愚者則豈敢復云若將舉賢也願無易介而他取也今世之官兼御史者例不與臺事故敢布狂言竊獻門下伏惟幸察焉

與曾鞏論氏族書

修一有拜字白一有曾君先輩足下六字貺所僻遠不與人通辱遣專人惠書甚勤豈勝媿也示及見託撰次碑文事修於人事多故不近文字久矣大懼不能稱述世德之萬一以滿足下之意然近世士大夫於氏族一作族氏尤不明其遷徙世次多失其序至於始封得姓亦或不真如足下所示云曾元之曾孫樂為漢都鄉侯至四世孫據遭王莽亂始去都鄉而家豫章考於史記皆不合蓋曾元去漢近

二百年自元至樂似非曾孫然亦當在漢初則據遭莽
世失侯而從葢又二百年疑亦非四世以諸侯年表推
之雖大功德之侯亦未有終前漢而國不絶者亦無自
高祖之世至平帝時侯纔四傳者宣帝時分宗室趙頃
王之子景封為都鄉侯則據之去國亦不在莽世而都
鄉已先別封宗室矣又樂據姓名皆不見於年表葢世
次久遠而難詳如此若曾氏出於鄫者葢其支庶自別
有為曾氏者爾非鄫子之後皆姓曾也盖今所謂鄫氏

者是也楊允恭據國史所書嘗以西京作坊使為江浙發運制置茶鹽使乃至道之間耳今云洛苑使者雖且從所述皆宜更加考正山州無文字尋究一有不能周悉四字幸察

答宋咸書

修頓首白州人一作吏至蒙惠書及補注周易甚善世無孔子久矣六經之旨失其傳其有不可得而正者自非孔子復出無以得其真也儒者之於學博矣而又苦心

勞神一作疲精於殘編朽簡之中以求一作考千歲失傳之繆茫乎前望已遠之聖人而不可見杳乎後顧無窮之來者欲爲未悟決難解之惑是真所謂勞而少功者哉然而一有六字經非一世之書也其傳之繆非一日之失也其所以刊正補緝亦非一人之能也使學者各極其所見而明者擇焉十取其一百取其十雖未能復六經於無失而卓如日月之明然聚衆人之善以補緝之庶幾不至於大繆可以俟聖人之復生也然則學者之於經一無

三字其可已乎足下於經一本二字作之於學勤矣一有其於經至矣乎凡其所失無所不欲正之其刋正補緝者衆則其所得亦已多矣修學一作性不敏明而又無彊力以自濟恐終不能少出所見以補六經一作失傳之萬一得足下所為故尤區區而不能忘也屬奉使出疆一本二字作行有日忽忽不具一本具字作得所懷盡惟一有以時字自愛廬陵歐陽修再拜

文忠集卷四十七

文忠集卷四十八

宋 歐陽修 撰

居士集第四十八

策問十二道

武成王廟問進士策二首

問學者言三統之義備矣然自孔子刪修六經與其弟子論辨堯舜三代之際甚詳而於正朔獨無明文見於經者三正王者所以正一統蓋大法也豈宜略而不言

歟抑隱其義以寓見諸書歟或者經籍散缺而失之歟自漢以來學者多增三統之說以附六經之文今所見者特因漢儒之說爾當漢承秦焚書聖經未備而百家異說不合於理者衆則其言果可信歟夫衆辭淆亂質諸聖令考於六經孔子所筆何說可以驗其信然歟不然商周未嘗有改歟豈其不足為法聖人非之而不言歟請稽三王之舊典考六經之明文以祛厥疑敢俟來

對

問禮樂治民之具也王者之愛養斯民其於敎導之方甚勤而備故禮防民之欲也周樂成民之俗也厚苟不由焉則賞不足勸善刑不足禁非而政不成大宋之興八十餘歲明天子仁聖思致民於太平久矣而天下之廣元元之衆州縣之吏奉法守職不暇其他使愚民目不識俎豆耳不聞弦歌民俗頑鄙刑獄不衰而吏無任責夫先王之遺文具在凡歲時吉凶聚會考古禮樂可施民間者其别有幾順民便事可行於今者有幾行之

固有次第其所當先者又有幾禮樂興而後臻於富庶歟將既富而後教之歟夫政緩而迂鮮近事實教不以漸則或戾民欲其不迂而政易成有漸而民不戾者其術何云儒者之於禮樂不徒誦其文必能通其用不獨學於古必可施於今願悉陳之無讓

問進士策三首

問六經者先王之治具而後世之取法也書載上古春秋紀事詩以微言感刺易道隱而深矣其切於世者禮

與樂也自秦之焚書六經盡矣至漢而出者皆其殘脱顛倒或傳之老師昏耄之說或取之冢墓屋壁之間是以學者不明異説紛起况乎周禮其出最後然其為書備矣其天地萬物之統制禮作樂建國居民養生事死禁非道善所以為治之法皆有條理三代之政美矣而周之治迹所以比二代而尤詳見於後世者周禮著之故也然漢武以為瀆亂不驗之書何休亦云六國陰謀之説何也然今考之實有可疑者夫内設公卿大夫士

下至府史胥徒以相副貳外分九服建五等差尊卑以相統理此周禮之大畧也而六官之屬畧見於經者五萬餘人而里閭縣鄙之長軍師卒伍之徒不與焉王畿千里之地為田幾井容民幾家王宮王族之國邑幾數民之貢賦幾何而又容五萬人者於其間其人耕而賦乎如其不耕而賦則何以給之夫為治者故若是之煩乎此其一可疑者也秦既誹古盡去古制自漢以後帝王稱號官府制度皆襲秦故以至於今雖有因有革然

大抵皆秦制也未嘗有意於周禮者豈其體大而難行乎其果不可行乎夫立法垂制將以遺後也使難行而萬世莫能行與不可行等爾然則反秦制之不若也脫有行者亦莫能興或因以取亂王莽後周是也則其不可用決矣此又可疑也然其祭祀衣服車旗似有可采者豈所謂郁郁之文乎三代之治其要如何周禮之經其失安在宜於今者其理安從其悉陳無隱

問古者為治有繁簡其施於民也有淺深各適其宜而

已三代之盛時地方萬里而王所自治者千里而已其餘以建諸侯至於禮樂刑政頒其大法而使守之則其大體蓋簡如此諸侯大小國蓋數千必各立都邑建宗廟卿士大夫朝聘祭祀訓農練卒(一作訓練武士)居民度土自一夫以上皆有法制則其於衆務何其繁也今自京師至於海隅徼障一尉卒之職必命於朝政之大小皆自朝出州縣(一作郡)之吏奉行而已是舉天下皆所自治其於大體則為繁(一有且勞二字)矣其州縣大小邑閭田井訓農

練卒一夫以上略無制度其於衆務何其忽而簡也夫禮以治民而樂以和之德義仁恩長養涵澤此三代之所以深於民者也政以一（一作均）民刑以防之（一作姦）此其淺者爾（一有蓋不可專用也六字）今自宰相至於州縣（一有之字一作至內外凡百）有司莫不行文書治吏事其急在於督賦歛斷獄訟而已此特淺者爾禮樂仁義吏不知所以為而欲望民之被其教其可得乎（一有況民之泯泯乎此專務其淺而忘其所以教民之深之弊也久矣二十五字）夫治大以簡則力有餘治小以繁則事不遺制

民以淺則防其僻漸民以深則化可成此三代之所以治也今一切悖古簡其當繁而繁其可簡（一作大者煩而勞細者簡而忽）務其淺而忽其深故為國百年而仁政未成生民未厚者以此也然若欲使國體大小適繁簡之宜法政弛張盡淺深之術諸侯井田不可卒復施於今者何宜禮樂刑政（一作仁義）不可卒成用於今者何便悖古之失其原何自修復之方其術何始迹治亂通古今子大夫之職也其悉心以陳焉

問禮樂之書散亡而雜出於諸儒之説獨中庸出於子思子思聖人之後也其所傳宜得其真而其説有異一作戾乎聖人者何也論語云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蓋孔子自年十五而學學十五年而後有立其道又須十年而一進孔子之聖必學而後至久而後成而中庸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自誠明生而知之也自明誠學而知之也若孔子者可謂學而知之者孔子必須學則中庸所謂自

誠而明不學而知之者誰可以當之歟堯用四凶其初非不思也蓋思之不能無失耳故曰惟帝其難之舜之於事必問於人而擇焉故曰舜好問禹之於事已所不決人有告之言則拜而從之故曰禹拜昌言湯之有過後知而（三字一作人告）必改故曰改過不吝孔子亦嘗有過故曰幸苟有過人必知之而中庸曰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夫堯之思慮常有失舜禹常待人之助湯與孔子常有過此五君子者皆上古聖人之明者其勉而思之

猶有不及則中庸之所謂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者誰可以當之歟此五君子者不足當之則自有天地以來無其人矣豈所謂虛言高論而無益者歟夫孔子必學而後至堯之思慮或失舜禹必資於人湯孔不能無過此皆勉人力行不怠有益之言也若中庸之誠明不可及則怠人而中止無用之空言也故予疑其傳之謬也吾子以為如何

南省試進士策問三首

問昔者禹治洪水奠山川而堯稱之曰萬世之功也蓋遭大水莫如堯致力以捍（四字一作能弭）大患莫如禹別四海九州山川地形盡水之性知其利害而治之有法莫（一作未有）如禹貢之為書（一作詳）也故後世之言知水者必本於禹求所以治之之法與其跡者必於禹貢然則學者所宜盡心也國家天下廣矣其為水害者特一河耳非有堯之大患也自橫隴商胡再決三十餘年天下無一人能興水利者豈有其人而弗求歟求而弗至歟抑不知

水性而乗其導洩之方由禹貢之學久廢而然歟此當
今之務學者之所留意也且堯之九州孰高孰下禹所
治水孰後孰先考其治之之跡導其大水所從來而順
其歸其小水則或附而行或止而有所畜然後百川皆
得其宜夫致力於其大而小者從之此豈非其法歟然
所導大水其名有幾夫欲治水而不知地形高下所治
後先致力之多少及其名與數則何以知水之利害故
願有所聞焉夫禹所以通治水之法如此者必又得其

要願悉陳之無隱

問三王之治損益不同而制度文章惟周爲大備周禮之制設六官以治萬民而百事理夫公卿之任重矣若乃祭祀天地日月宗廟社稷四郊明堂之類天子大臣所躬親者一嵗之間有幾又有巡狩朝會師田射耕燕饗凡大事之舉一嵗之間又有幾而爲其民者亦有畋獵學校射鄉飲酒凡大聚聚字一作事期會一嵗之間有幾又有州黨族官嵗時月朔春秋酺禜一作蜡祭詢事讀法一嵗

之間又有幾其齋戒供給期名奔走廢日幾何由是而言疑其官不得安其府民不得安其居亦何暇修政事治生業乎何其煩之若是也然說者謂周用此以致太平豈朝廷禮樂文物萬民富庶豈弟必如是之勤且詳然後可以致之歟後世茍簡不能備舉故其末能及於三代之盛歟然為治者果若是之勞乎用之於今果安焉而不倦乎抑其設施有法而第弗深考之歟諸君子為言之

問六十四卦所謂易者聖人之書也今謂之繫辭昔謂之大傳者亦皆曰聖人之作也其言曰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又曰河出圖聖人則之又曰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觀于天俯察于地觀鳥獸之文近取一有諸字下同身遠取物始作八卦又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參天兩地而倚數觀變於陰陽而立卦一書而四說則八卦者果何從而有乎若曰河圖之說信然乎則是天生神馬負八卦出于水中乃天地自然之文

爾何假庖犧始自作之也如幽贊生蓍之說又似八卦直因蓍數而生爾至於兩儀四象相生而成則又無待於三說而有卦也故一說苟勝則三說可以廢也然孰從而為是乎卜筮自堯舜三代以來用之蓋古聖人之法也不必窮其始於古遠茫昧之前然繫辭聖人之作也必有深旨幸決其疑

問進士策四首

問孟子以謂井田不均則穀祿不平經界既正而分田

制祿可坐而定也故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葢三代井田之法也自周衰迄今田制廢而不復者千有餘歲凡為天下國家者其善治之迹雖不同而其文章制度禮樂刑政未嘗不法三代而於井田之制獨廢而不取豈其不可用乎豈憚其難而不為乎然亦不害其為治也仁政果始於經界乎不可用與難為者果萬世之通法乎王莽嘗依古制更名一有民字田矣而天下之人愁苦怨叛卒共起而亡之莽之惡加於人者雖非一而更田之制

當時民特為不便也嗚呼孟子之所先者後世皆不用而治用之而民特愁苦怨叛以為不便則孟子謂之仁政可乎記曰異世殊時不相沿襲書又曰事不師古匪說攸聞書傳之言其戾如此而（一作於）孰從乎孟子世之所師也豈其泥於古而不通於後世乎豈其所謂迂闊者乎不然將有說也自三代之後有天下莫盛漢唐漢唐之法視三代何如其民田之制稅賦之（一有法穀祿之四字）差又何如其可施於今者又何如皆願聞其詳也

問子不語怪著之前說以其無益於事而有惑於人也然書載鳳凰之來舜詩錄玄鳥之生商易稱河洛出圖書禮著龜龍游宮沼春秋明是非而正王道六鷁鸜鵒於人事而何干二南本功德於后妃麟暨騶虞豈婦人而來應昔孔子見作俑者歎其不仁以謂開端於用殉也況六經萬世之法而容異說自啓其源自秦漢巳來諸儒所述荒虛怪誕無所不有推其所自抑有漸乎夫無焉而書之聖人不為也雖實有焉書之無益而有害

不書可也然書之亦有意乎抑非聖人之所書乎予皆不能諭也惟博辯明識者詳之

問為政者狥名乎襲迹乎三代之名正名也其迹治迹也所謂名者萬世之法也迹者萬世之制也正名立制言順事成然後因名迹以考實而其文章事物粲然無不備矣可謂盛哉董仲舒以謂三代質文有改制之名而無變道之實者是也自秦肆其虐滅棄古典然後三代之名與迹皆變易而喪其實豈所謂變其道者邪然

自秦迄今千有餘歳或治或亂其廢興長短之勢各由其人為之而已其襲秦之名不可改也三代之迹不可復也豈其理之自然歟豈三代之制止於三代而不可施於後世歟王莽求其迹而復井田宇文求其名而復六官二者固昏亂敗亡之國也然則孔子言為政必也正名孟子言為政必始經界豈虚言哉然自秦以來治世之主幾乎三代者唐太宗而已其名迹固未嘗復三代之一二而其治則幾乎三王豈所謂名迹者非此之

謂歟豈遺名與迹而直考其實歟豈孔孟之所謂者有旨而學者弗深考之歟其酌古今之宜與其異同者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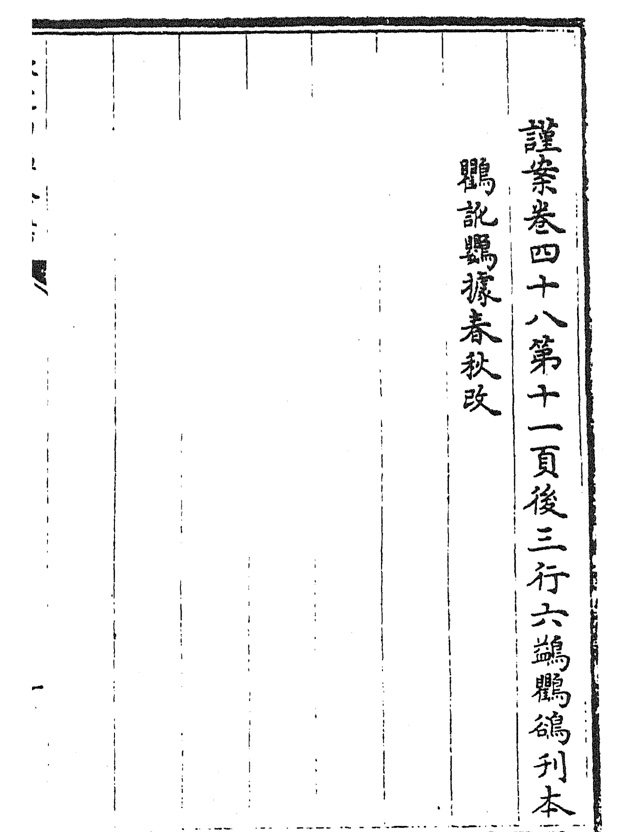
對

問古之取士者上下交相待以成其美今之取士者上下交相害欲濟於事可乎古之士教養有素而進取有漸上之禮其下者厚故下之自守者重上非厚禮不能以得士士非自重不能以見禮於上故有國者設爵禄車服禮樂於朝以待其下為士者修仁義忠信孝悌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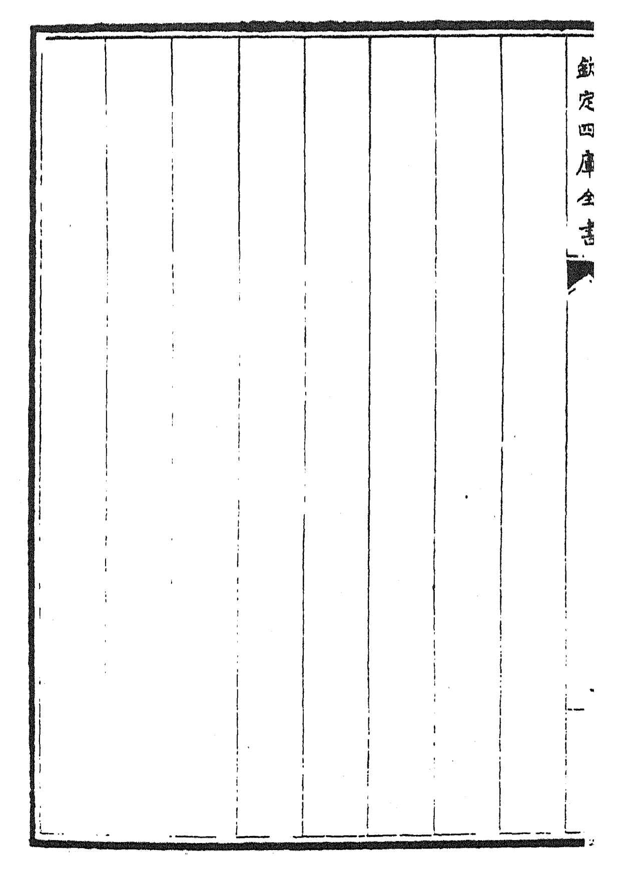
家以待其上設於朝者知下之能副其待則愈厚居下者知上之不薄於巳故愈重此豈不交相成其美歟後世之士則反是上之待其下也以謂干利而進爾雖有爵祿之設而日為之防以革進之濫者下之視其上也以謂雖自重上孰我知不自進則不能以達由是上之待其下也益薄下之自守者益不重而輕嗚呼居上者欲得其人在下者欲行其道其可得邪原夫三代取士之制如何漢魏迨今其變制又如何宜歷道其詳也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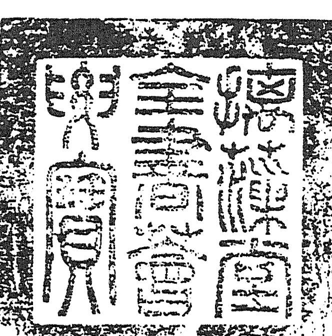
失其本致其反古（一有復自何時欲就今制稍復於古十二字）當自何始今之士皆學古通經稍知自重矣而上之所以禮之者未加厚也噫由上之厚然後致下之自重歟必下之自重然後上禮之厚歟二者兩不為之先其勢亦奚由而合也宜具陳其本末與其可施於今者以對

文忠集卷四十八



謹案卷四十八第十一頁後三行六鷁鸜鵒刋本鸜訛鸜據春秋改


欽定四庫全書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校對官中書臣孫希旦

謄録監生臣楊金

謄録監生臣何瑞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文忠集卷四十九至五十一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文忠集卷四十九

宋 歐陽修 撰

居士集第四十九

祭文二十首

求雨祭文一作五龍祈雨文

年月日乾徳縣令歐陽修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於五龍之神曰百里之地一時而不雨則民被其災者數千家然則水旱一有之字重事也一無此字天之庇生斯民者豈欲

輕為之乎不幸而遭焉則歸其說於二者一曰吏之貪戾不能平民而使怨吁之氣干於陰陽之和而然也一曰凡山川能出雲為雨者皆有神以主之以節豐凶而為民之司命也故水旱之災不以責吏則以告神嗚呼民不幸而罹其災修一作吏與神又不幸而當其事者以吏食其祿而神享其祀也令歲旱矣令一作吏雖愚尚知恐懼而奔走神至靈也得不動於心乎尚饗

求雨祭漢景帝文

維年月日具官修告於漢孝景帝之神縣有州帖祈雨諸祠縣令至愚以謂雨澤頗時民不至於不足不敢以煩神之視聽癸丑出於近郊見民稼之苗者荒在草間問之曰待雨而后耘耔又行見老父曰此月無雨歲將不成然後乃知前所謂雨澤頗時者徒見於城郭之近而縣境數百里山陂田畝之間蓋未及也修以有罪為令於此宜勤民事神以塞其責令既治民獄訟之不明又不求民之所急至去縣十餘里外凡民之事皆不能

知頑然慢於事神此修為罪又甚於所以來為令之罪惟神為漢明帝生能恵澤其民布義行剛威靈之名照臨後世而尤信於此土之人神其降休以荅此土之民之信尚饗

祭桓侯文

謹以彘肩卮酒之奠告於桓侯張將軍之靈農之為事亦勞矣盡筋力勤歲時數年之耕不遇一歲之稔稔則租賦科斂之不暇有餘而食其得幾何不幸則水旱相

枕為餓殍夫豐歲常少而凶歲常多今夏麥巳登粟與稻之早者民皆食之矣秋又大熟則庶幾可以支一二歲之凶荒歲功將成曷忍敗之今晚田秋稼將實而少雨雨之降者頻在近郊山田僻遠欲雨（一作高阜）之方皆未及也惟神降休宜均其惠而終成歲功神生以忠勇事人威名震於荆楚没食其土民之所宜告也尚饗

北嶽廟賽雨祭文

古者諸侯之國水旱豐凶山川所禱各即其封祀溥秩

旱止於一國而神所降休亦不過其國中豈如巨岳四方之鎮天下之雄天子命祀公王之崇而修之職既非一邦之守凡河北千里上給下足皆責於厥躬故修之禱非鎮一州而止自河以北冀厥恵之咸蒙况神之主又非河北而已利澤之廣宜及於無窮既獲賜矣而又敢黷幸神聽之惟聰尚饗

修城祈晴祭五龍文 滁州

雨澤於物博哉其利及其過差患亦不細民勞於農將

熟而敗吏勤於職一作於城已成而圯一作壞龍於吏民何怒何戾山湫有祠樂可潛戲宜安爾居一作藏靜以養智冬雪春雨其多已太浸潤收畜足支一歲旱則來告一作救否當且待一作有待

又祭城隍神文滁州

雨之害物多矣而一作惟城者神之所職不敢及他請言城役用民之力六萬九千工食民之米一千三百石衆力方作雨則止之城功既一作已成雨又壞之敢問雨者

於神誰尸吏能知人一作成城不能知一作為字雨惟神有靈可與雨一作以與語吏竭其力神祐以靈各供其一作厥職無媿斯民

祈晴祭城隍神文

昨者王倫為盜攻刼城市州民被虐餘毒未瘳非待修言乃神所見近蒙朝旨許理城隍所以戒往與防未然惟神受福此州必有陰助今興役有期而大雪不止沮民害事咎必有歸惟修不能事神治民當有明罰而城

之成否自繫神民惟神之靈敢以誠告數日之内豁然陽開尚不失時在神而已尚饗

又祭漢高祖二作城隍廟文滁州

民常患不勤於農農勤矣而雨敗其稼吏常患不修其職職修矣而雨害其功吏與民一作民怠慢則懼神罰妨民沮吏豈又神聰今麥雖已失猶有望於穀城尚可補敢不勞厥躬咎難追於已往神幸惠於其終

祈雨祭漢高皇帝文滁州

維年月日具官歐陽修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漢
高皇帝之靈(一作神)而言曰吏有常職來官於滁(一作此)者
不三四歲而易也神食於此無窮已也神與吏於滁人
孰親且久(一有也字)孰宜愛其(一作滁)人之深也滁人敢慢其
吏而犯吏法者有矣未聞有敢慢神而犯威靈也其畏
信勤事於吏孰若畏信勤事於神也吏於凡小事猶皆
(一無此字)動有法令約束違則有罰孰若神之變化不測而
能與民轉災為福也吏朝夕拜禱彌旬越月而無所感

動神之名呼風雲開闔陰陽而役使鬼物頃刻之間一有爾孰難而孰易六字也今民田待雨急矣吏知人力不能為猶竭其力而不得已況神之易為也況滁人一作民畏信勤事之久而親神宜愛之一作神宜愛之深也而又有可以轉災為福變化不測之能也吏誰敢與神較而一無此二十三字修輒一作敢以此為黷者蓋哀民之急辭也其政一作某政之不善而名災旱又以為黷神宜降殃於一作于修而賜民以雨使賞罰並行而兩得也民之幸也修之願一作幸也尚饗

漢高祖廟賽雨文

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漢高皇帝之神古之爲政者率人甚勤備災甚謹而自勉甚篤故勸農節用均豐補敗雖有水旱之歳而無饑殍之民一遇天災則厚自貶責務修人事之闕而復陰陽之和今乃不然當無事之時不能勤民於農而亡備災之具一月不雨使民惶惶又不自責以修其闕而動輒干神賴神聰明知厥過之在吏閔斯民之可哀賜之豐年徧及遠邇神之大惠

如何可報吏之大過如何可逃惟與民永永事神無斁懈尚饗

祈雨祭張龍公文 潁州

維年月日具官修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張龍公之神曰刺史不能為政而使民失所其咎安歸而又頑傲愚冥無誠慤忠信之心可以動於物者是皆無以進說於神雖其有請宜不一作無聽也然而明天子閔閔憂勞於上而生民嗷嗷困苦于下公私並乏道路流亡於

此之時以一日之雨救一方之旱用力至少其功至多此非人力之所能為而神之所甚易也茍以此説神其有不動於心者乎幸無以刺史不堪而止也刺史有職守不獲躬走祠下謹遣管界巡檢田甫布茲懇迫尚饗

祭薛尚書文

維年月日具官歐陽修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恭祭于故資政殿學士贈兵部尚書薛公之靈景祐之元公初解政雖告于家而疾未病若修之鄙敢辱公知公於此時

欲以女歸公德方隆謂當再起齊大之婚敢辭以禮天不慭遺公薨忽然其後二一作三年卒追前言生死一作死生之間以成公志掛劒于墓古人之義公敏於材剛毅自勵不顧不隨以直而遂命也在天往則難期惟其行已敢言是一作自師有罪之身竄逐因拘生不及門葬不送車致誠薄奠因道終初尚饗

祭謝希深一作舍人文

維年月日具官修將以明日抵役于滑謹以清酌庶羞

之奠致祭于故副閤舍人謝公之靈嗚呼謝公一作公乎性明於誠履蹈其方其於死生固已自達而天下之士所以嘆息而不已者昔時之良況於吾徒師友之分情親義篤其何可忘景祐之初修走于峽而公在江東寓書真州哀其親老一作甚因而勉以自彊其後二年再遷漢上風波霧毒凡萬二千里而會公南陽初來謁公迎我而笑與我别久憐其貌若故而氣揚清風之館覽秀之涼坐竹林之修簷泛水芰之清香及告還一作歸邑得官靈

昌走書來報喜詠于章罷縣無歸來客公邦歡言未錢遽問于牀不見五日而入哭其堂嗚呼謝公年不得中壽而位止于郎惟其歿也哭者為之哀不識者為之相弔或賻其家或力其喪嗟夫為善之効得此而巳庸何傷富貴偶也壽天數也奚一作何較其少多而短長若公之有言著于文行著于事材著于用既久而愈彰此吾徒可以無大恨而君子謂公為不亡滑人來迎修馬當北而不即去者以公而彷徨始脩將行期公餞我今其

去也來奠公觴茲言悲矣公其聞乎抑不聞也徒有淚而浪浪尚饗

祭薛質夫文　大理寺丞　薛直孺

嗟吾質夫行豐而膄乃享其癯堊華雖敷不葯而枯善惡賢愚非有契符報或一差咎誰歸辜孔智通天曰命矣夫在聖猶疑況於吾徒嗟吾質夫母不勝縗慕無孺孤奠觴為訣已矣嗚呼尚饗

祭叔父文

維年月日具官姪修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十四叔都官之靈曰昔官夷陵有罪之罰今位於朝而參諫列榮辱雖異實皆覊紲使修哭不及喪而葬不臨穴孩童孤煢哺養提挈昊天之報於義何闕惟其報者庶幾大節尚饗

祭尹子漸文 太常博士知懷州尹源

年月日具官歐陽修謹遣人自鎮陽至懷州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亡友尹君子漸十一兄博士之靈嗚呼

天於一作生萬物與吾人孰愛憎而薄厚其生未始以一齊其死宜其有天壽苟百年者亦死則短長之何較惟善人之可喜謂宜在世而常存曰仁者壽兮是亦愛之者之説謂善必福兮得非以已而推天禍福吉凶一作壽天至其難通雖聖人亦曰命而罕言兮豈其至此而辭窮壽天置之吾不能問嗟乎子漸吾獨有恨我不見子於今幾時自子得懐始有見期子不能來我欲亟往子今安歸我往何一作誰訪昔我在朝諫官侍從職當薦賢知

子不貢朋黨之誣苟避遶譏諷兩相知而以心謂尺書之不用遂聲音之永隔哭不聞而徒慟嗟此奠之一觴冀歡言之可共往莫及兮難追哀以辭而永送尚饗

祭尹師魯文

維年月日具官歐陽修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亡友師魯十二兄之靈曰嗟乎師魯辯足以窮萬物而不能當一獄吏志可以狹四海而無所措其一身窮山之崖野水之濵猨猱之窟麋鹿之羣猶不容於其間兮遂即

萬鬼而為鄰嗟乎師魯世之惡子之多未必若愛子者之衆何其窮而至此兮得非命在乎天而不在乎人方其奔顛斥逐困厄艱屯舉世皆冤而語言未嘗以自及以窮至死而妻子不見其悲忻用捨進退屈伸一作語出處默夫何能然乃學之力至其握手為訣隱几待終顔色不變笑言從容死生之間既已能通於性命憂患之至宜其不累於心胸自子云逝善人宜哀子能自達予又何悲惟其師友之益平生之舊情之難忘言不可究嗟

乎師魯自古有死皆歸無物惟聖與賢雖埋不没尤於文章焯若星日子之所為後世師法雖嗣子尚幼未足以付子而世人藏之庶可無於墜失子於衆人最愛子文寓辭千里侑此一罇冀以慰子聞乎不聞尚饗

祭蘇子美文

維年月日具官歐陽修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亡友湖州長史蘇君子美之靈曰哀哀子美命止斯邪小人之幸君子之嗟子之心胸蟠屈龍蛇風雲變化雨雹

文加忽然揮斧霹靂轟車人有遭之心驚膽落震仆如麻須臾霽止而回一作四顧百里山川草木開發萌芽子於文章雄豪放肆有如此者吁可怪邪嗟乎世人知此而已貪悅其外不窺其內欲知子心窮達之際金石雖堅尚可破壞一作碎子於窮達始終仁義惟人不知乃窮至此蘊而不見遂一作遽以沒地獨留文章照耀後世嗟世之愚掩抑毀傷譬如磨鑑不滅愈光一世之短萬世之長其間得失不待較量哀哀子美來舉予觴尚饗

祭鄭宣徽文

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宣徽太尉鄭公之靈曰修曩在場屋公為先進既登館閣遂獲並遊平生笑言俯仰今昔至於勤勞中外啓沃謀猷紀德揚功已著朝廷之論臨風隕涕但伸朋舊之私永訣之情一觴而已尚

饗

皇考楚黄祭文

男修謹以清酌庶羞之奠告于皇考郎中之靈修不肖

不能紹𥨊先訓尚賴餘德遺休不隕其世得階仕進荷

國寵靈欲報之恩不知其所幸天子以孝治天下凡列

位于朝者皆有追榮之典俾其知所以有此爵禄者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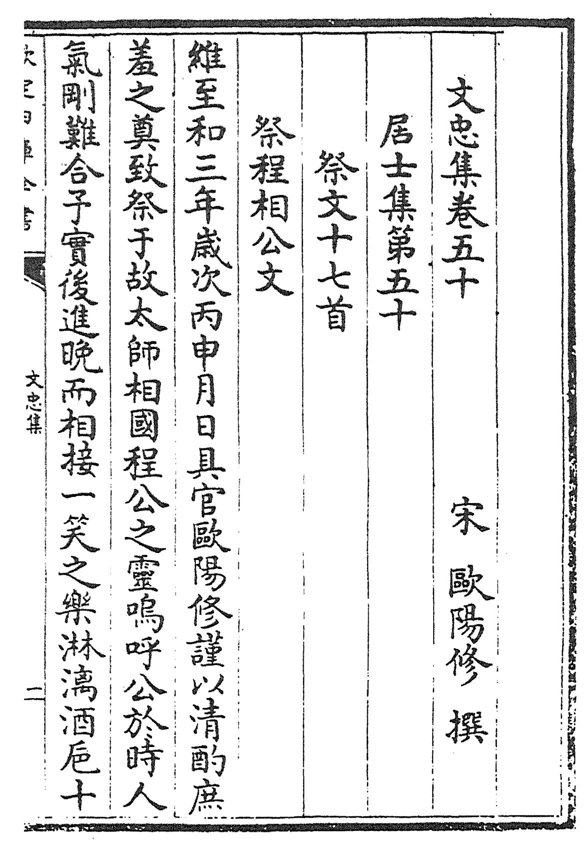
有自來而退得伸其私志故自上三見于郊一開明堂

以大享其所推恩自太子中允尚書工部兵部員外郎

兵部郎中告于第者四今謹以告惟是褒榮之意則具

載于訓辭尚饗

文忠集卷四十九



文忠集卷五十

宋 歐陽修 撰

居士集第五十

祭文十七首

祭程相公文

維至和三年歲次丙申月日具官歐陽修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太師相國程公之靈嗚呼公於時人氣剛難合予實後進晚而相接一笑之樂淋漓酒巵十

年再見公老子哀公遽如此予存幾時人生富貴朝露之光及其零落止一作紙益悲傷惟可喜者令名不忘士窮閭巷念不逢時公位將相韜能不施公居廟堂有言諤諤白首于外愉愉其樂酒酣氣振猶見鋒鍔惜也雖老神清志完手書未復訃已在門昔者罇酒歌歡笑謔今而一觴涕淚霑落死生忽焉自古常然撫棺為訣夫復何言尚饗

祭資政范公文

月日廬陵歐陽修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資政殿學士尚書戶部侍郎范文正公之靈曰嗚呼公乎學古居今持方入圓丘軻之艱其道則然公曰彼惡謂公好訐公曰彼善謂公樹朋公所勇為謂公躁進公有退讓謂公近名讒人之言其何可聽先事而斥羣譏衆排有事而思雖仇謂材毀不吾傷譽不吾喜進退有儀（一作度）夷行險止嗚呼公乎舉世之善誰非公徒讒人豈多公志不舒善不勝惡豈其然乎成難毀易理又然歟嗚

呼公乎欲壊其棟先摧桷榱傾巢破鷇披折傍枝害一損百人誰不罹誰為黨論是不仁哉嗚呼公乎易名謚行君子之榮生也何毀没也何稱好死惡生殆非人情豈其生有所嫉而死無所爭自公云亡謗不待辨愈久愈明由今可見始屈終伸公其無恨寫懐平生寓此薄奠

祭杜祁公文

維嘉祐二年三月日具官歐陽修謹遣驅使官趙日宣

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太子太師贈司徒侍中杜公之靈曰士之進顯於榮禄者莫不欲安享於豐腴公為輔弼飲食起居如陋巷之士環堵之儒他人不堪公處愉愉士之退老而歸休者所以思自放於閒適公居于家心在于國思慮精深言辭感激或達旦不寐或憂形于色如在朝廷而有官責嗚呼進不知富貴之為樂退不忘天下以為心故行於已者老益篤而信於人者久愈深人之愛公寧有厭巳壽胡不多八十而止自公

之喪道路嗟咨況於愚鄙久辱公知繫官在朝心往神馳送不臨穴哭不望帷銜辭寫恨有涕漣洏尚饗

祭吳尚書文

維嘉祐三年五月庚午朔具官歐陽修謹遣驅使官田安之至于西京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留守資政左丞贈吏部尚書吳公之靈曰嗚呼公乎余將老也閱世久也見一作念時之事可喜者少而可悲者多也士多勤其身以干祿仕取名聲初若可愛慕者衆也既而得

其所欲而怠與迫於利害而遷求全其節以保其終者十不一二也其人康强飲食平居笑言以相歡樂察其志意可謂偉然而或離或合不見幾時遂至於衰病與其俯仰旦暮之間忽焉以死者十常八九也嗚呼公乎所謂善人君子者其難得既如彼而易失又如此也故每失一人未嘗不咨嗟殞泣至於失聲而長號也一有惟字公材謀足以居大臣文學足以名後世宜在朝廷以講國論而久留于外宜享壽考以為人望而遽云長逝一作

往此搢紳大夫所以聚弔于家而交朋故舊莫不走哭于位一作次豈惟老病之人獨易感而多涕也尚饗

祭梅聖俞文

維嘉祐五年歲次庚子七月丁亥朔九日乙未具官歐陽修謹率具官呂某劉某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亡友聖俞之靈而言曰昔始見子伊川之上余仕方初子年亦壯讀書飲酒握手相歡談辨鋒出賢豪滿前謂言仕宦所至皆然但當行樂何有憂患子去一作出河南余

貶山峽三十年間乘離會合晚被選擢濫官朝廷薦子學舍吟哦六經余才過分可愧非榮子雖窮厄日有聲名余狷而剛中遭多難氣血先耗髮鬚早變子心寬易在險如夷年實加我其顏不衰謂子仁人自宜多壽余譬膏火煎熬豈久事今反此理固難知況於富貴又可必期念昔河南同時一輩零落之餘惟予子在子又去我余存無幾凡今之遊皆莫余先紀行琢辭子宜余責送終卹孤則有眾力惟聲與淚獨出余臆尚饗

曾祖曾祖母祖祖母焚黄祭文

維嘉祐七年歲次壬寅某月朔日曾孫具官修謹以清酌庶羞之奠及太子少保太保延安郡榮國太夫人之告四通告于曾祖太保曾祖母太夫人之靈曰修以不肖之質獲蒙祖考之餘休享有爵禄材薄任重繆膺奬擢践更二府國有常典命及其先非惟優異丞弼之臣蓋所以彰積善垂慶其來有自而欲潛光閟德發耀有時俾為臣子者退得伸孝于家而進以盡忠於國是謂

一施而兩得此朝廷所以推仁廣恩而為小子之幸也敢不夙夜祇畏竭其思慮勉其不逮俾有樹立兾不顛墜其家聲以對揚天子之寵靈以永頼祖考之遺徳官有職任繫身于朝不得瞻望松楸親執籩豆謹遣兄之子廬陵縣尉嗣立以告 祖祖母同詞

皇考太師祭文

嗣子具官修謹以清酌庶羞之奠及太常少御給事中太子少師太師告身四通告于皇考太師之靈曰修獲

罪于天幼罹孤苦蒙賴積德積善之慶不殞其躬得從
士大夫之列天子哀其禄不獲養而寵及其親曰非以
為榮俾以伸汝志亦以示國家推仁廣恵不忘人之先
也有慶賜之恩而又有官秩之寵粤元年季秋天子恭
謝天地于大慶則有太常少卿之命四年孟冬祫享于
廟則有給事中之贈五年冬十有一月修叅貳樞密則
有少師之錫明年閏八月承乏之東府則有太師之告而
修官職有守不得以時躬親即事留君之命于家不恭

不勉力于其親不孝罪莫大焉是以涕泣憂懼不能自
安謹遣兄之子廬陵縣尉嗣立以告尚饗

皇妣太夫人祭文

嗣子具官修謹以清酌庶羞之奠及平昌榮陽郡太君
安定郡永國太夫人告身四通告于皇妣太夫人之靈
曰修有不孝之罪不得躬親省視松楸者于茲十年無
歲不請于朝而訖不獲報遂以貪冒榮祿留連歲時獨
幸天子仁恩教人以孝俾得寵及其親故自嘉祐之元

殆今凡四被追封之告亦足以少慰烏烏之心而備官東府任責至重不得退徇其私有司所下告第之制所以誕揚休命寵褒幽顯者不能躬自臨事則又以永負至慈罔極不報之恩不勝悲慕哀愴之情謹遣兄之子嗣立以告尚饗

祭宋侍中文

惟靈明誠敏識清方粹直由初考終不變一德忽然云亡天子之惻富於文章王質天葩施之朝廟炳耀光華

自茲而絕學者之嗟既文一作智且賢周達善問惟此不

朽有司之信輀車其行禮備哀榮奠觴爲訣修等之誠

尚饗

英宗皇帝靈駕發引祭文

維治平四年歲次丁未八月丁未朔八日甲寅具官臣

歐陽修伏覩大行皇帝靈駕發引臣以官守有職不得

攀號於道左謹擇順天門外恭陳薄奠瞻望靈輿臣修

西望泣血頓首死罪言曰伏惟大行皇帝至仁至孝本

堯舜之心克儉克寛躬禹湯之聖德澤被物威靈在天今者因山爲陵卜萬世而叶吉同軌畢至無一人之後期而臣受恩最深報國無狀不能秉翣持紼以供賤事而古人可慕有娩三良之殉身罔極銜哀但同百姓之喪考尚知豺獺之薦冀伸犬馬之誠臣無任號天擗絶哀慕感切之至臣修西望泣血頓首死罪謹言

祭石曼卿文 祭一作弔

維治平四年七月日具官歐陽修謹遣尚書都省令史

李斅至于太清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亡友曼卿之墓下而弔之以文曰嗚呼曼卿生而為英死而為靈其同乎萬物生死而卒歸於無物者暫聚之形不與萬物俱盡而卓然其不朽者後世之名此自古聖賢莫不皆然而著在簡冊者昭如日星嗚呼曼卿吾不見子久矣猶能髣髴子之平生其軒昂磊落突兀崢嶸而埋藏於地下者一有吾字意其不化為朽壞而為金玉之精不然生長松之千尺產靈芝而一作之九莖奈何荒烟野蔓荊棘

縱橫風淒露下走燐飛螢但見牧童樵叟歌唫而上下
與夫驚禽駭獸悲鳴躑躅而咿嚶今固如此更千秋而
萬歲兮安知其不穴藏狐貉與鼯鼪此自古聖賢亦皆
然兮獨不見夫纍纍乎曠野與荒城嗚呼曼卿盛衰之
理吾固知其如此而感念疇昔悲涼悽愴不覺臨風而
隕涕者有媿乎太上之忘情尚饗

祭胡太傅文

維治平四年歲次丁未十一月乙亥朔某日具官修謹

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太子太傅致仕胡公之靈自昔並遊儒館當世英豪譬如花卉先後零凋惟公松柏凜凜寒標他人磨礲爭出圭角公獨渾然不見其璞廊廟之器誰能測度晚登大用蔚有嘉言予文之鄙懼不能傳三十年間既親且舊哭不及喪行不送柩寓恨臨風有懷莫究尚饗

祭劉給事文

維熙寧元年歲次戊申四月壬寅朔十五日丙辰具官

修謹遣通引官行首龐簡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亡友留臺給事原甫之靈曰嗚呼金百鍊以為鑑而萬物不能遁其形及為物蝕而蔽其光頑然無異乎瓦甓然而一遇良工之藥磨而瑩之則可以見肝膽而數毛髪蓋其可昏者光不可昏者性其或廢而或用由有幸與不幸若吾原甫者敏學通於今古精識達于幽微乃百鍊之英而萬事之鑑也一為末疾昏之至使良醫不能措其術百藥無所施其功遂埋至寶銜恨無窮此所以

士夫驚呼莫不為朝廷而痛惜至於不知命者皆有疑於造物之工況相知於道義而久接於游從念以身而莫贖徒有淚而沾胸尚饗

祭丁學士文

嗚呼元珍善惡之殊如火與水不能相容其勢然耳是故鄉人皆好孔子不然惡於不善然後為賢子之美才懿行純德誰稱諸朝當世有識子之憔悴遂以湮淪悶孰惡子可知其人毀善之言譬若蠅矢點彼白玉濯之

而已小人得志暫快一時要其得失後世方知受侮被謗無如仲尼巍然豕晃不祀桓魋孟軻之道愈久彌光名尊四子不數臧倉是以君子修身而俟擾擾姦愚經營一世迨榮華之銷歇嗟泯没其誰記是皆生則狐鼠死為狗彘惟一賢之不幸歷千載而猶傷自古孰不有死至今獨弔乎沅湘彼靈均之事業初未見於南邦使不遭罹於放斥未必功顯而名彰然則彼讒人之致力乃借譽而揄揚嗚呼元珍道之通塞有命在天其如予

何孔孟亦然何以慰子聊為此言寄哀一奠有涕漣漣

尚饗

祭吳大資（一作長文）文

維年月日具官修謹遣某人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資政侍郎吳公之靈曰惟公以孔孟之學晁董之文佐佑三朝始終一節顧惟庸繆敢企光塵而金門玉堂早接儁遊之末紫樞黃閣晚陪國論之餘雖出處之略同在進退而則異余實哀病久思返於田疇（一作廬）公方盛

年宜復還於廊廟豈期白首來哭素帷飲醑百分尚想
平生之意氣寫哀一奠不知涕淚之縱横尚饗

祭蔡端明文

維年月日具官修謹遣三班奉職指使李敭以清酌庶
羞之奠致祭于故端明殿學士尚書吏部侍郎蔡公君
謨之靈曰嗚呼盛必有衰而生必有死物之常理也生
為可樂而死為可哀人之常情也而又有不幸於其間
者宜其為恨於無窮也自公之奮起徒步而名動京師

遂登朝廷列侍從其年壯志銳而意氣横出材宏業茂而譽望偉然方公之輝華顯赫之時而其親享壽考康寧之福夫得禄及親人以爲幸也而公以榮名顯仕爲之養綵衣而戲昔以爲孝也而公以金章紫綬悦其顔使天下爲子者莫不欲其親如公之親爲父母者莫不欲其子如公之爲子也其榮且樂可謂盛哉及其哀也母夫人喪猶在殯而公已卧病於苫塊之間而愛子長而賢者遽又卒於其前遂以奄然而瞑目一孤藐然以

為二喪之主嗚呼又何其不幸也此行路之人聞之皆為之出涕况於親戚朋友乎况如修者與公之遊最久而相知之最深者乎夫世之舉遠以為言者不過曰四海而閩負南海齊臨東海使修不得躬一觴之奠寫長慟之哀此其為恨又可涯哉尚饗

青州求晴祭文

維年月日具官修謹以清酌之奠致告于東嶽天齊仁聖帝而言曰夫麥之為物歴四時而後實凡所以生育

長養成就之功可謂至矣以四時之功而成之以數日之雨而壞之此殆非天之意也非神之欲也農服耒耜有勞筋苦骨之勤而水旱之災螟蝗之孽豐歲常少而凶歲常多所得常不補其所失天之至仁憫斯民之若此也故於其間時賜一大豐之歲以償之夫豐歲可謂難得也既賜與之又遽奪之此非天之意也非神之欲也今在田者垂穗而蔽野在場者其積而如坻民徬徨而視之穗者不得施其手積者不得入于廩使皆化為羽

翼而飛揚之豈不可惜也哉此非天之意也非神之欲也惟神之惠假以十日之不雨以成天之大賜使收穫得以時而民足食公足用是則賴神之靈假之旬浹之頃而九州數千里之地公私皆受其賜矣蓋所假者少而所利者多故敢以爲請尚饗

文忠集卷五十